

晒翁。

以德報怨

北部晨遊之開幕期

誰料知其亦無效也。鄙人又云：烏烟日吸，仍無驗。媚藥實然。鄙人之兩聯，比較周之一

記胡子
半之閨
房韻事
(養花)
(評書)

子嬰之難。鄰人甚至。情願辭職。是見姓周之東家。難以伺候也。某日。春江發。生外風。潮久不解決。鄰人曰。余乃增任編輯者。余擔任外交。此事亦未可。不可對付也。子嬰詢其故。余曰。祇知如何。辦法可耳。後照余策而行。風潮卒平。

子嬰美秀而面。最喜修飾。其夫人則喜男裝。時衣子嬰之衣。與子嬰出外閒步。一對璧人。雖不顯影。目然而已。不覺衛增笑。

子嬰夫人不能飲。有時偶吃一盞紅豆粥。則真比桃花。花盤子豐。每將其夫人灌醉來。對子夫婦笑曰。快去右子房。內來了一位。關老爺。

客在子嬰夫人。惜子嬰。杭。檀香子。與子豐有事。未及同行。某日。子與子豐傳

里翁同郎中的關係

蘇翁

星期五的晚上，被朋友拉到功德林去吃飯。因此認得了樂極。翁一姓的好朋友彼此一見如故，真可算得是文字因緣了。坐中有人說起樂極住在什麼處，里的野雞高裏常當郎中進出，倒很不得哩。樂極說野雞同郎中沒有什麼關係。當時大衆聽了，也並不反對。他同我細一問，樂極這句話理由很不充分。而且大衆誤認野雞同郎中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却也有間接關係。這個間接的關係就發生在打野雞的人們身上。因為打野雞的結果都要受教郎中，所以我說做郎中的是打野雞的救主。野雞的是替郎中製造生意的。勞動家樂極住在這個野雞高裏是否存了一種保護救教的心，我不敢胡說。不過一個字裏面既有野雞又有郎中，我想一般來打野雞的人們看見郎中招牌，必必由兩種感想：一種是見了郎中招牌想到將來萬一生了那個病，可以就近請教。於是乎人打打的一種是見了郎中招牌，口說心恐，怕野雞生惡是要生病吃苦水。就此欺手不打的，但是我猜去打野雞人們的心理到了性慾發動的時候總是任意孤行，下郎中當中沒有一兩個能發覺壓壓動馬的。所以以上兩種感想當然是第一種感想要戰勝第二種感想等到他碰心的已定老實不客氣，就算在郎中舖子裡掛了號了。照此看來不但有關係而且關係大呢。這種因果聯絡的道理樂極何嘗真真不知道。他對大衆說沒有關係的這句話是防備這極秘密關係被同行中曉得了也一齊搬到野雞高裏。拾生意那就大不得了。偏偏被我戳穿了。西洋鏡不知他怎樣心慌。我哩。

坐不移。子墨子聞之，有言曰：「夜深子墨猶未歸，不知又往何處。」底股也。項子墨夫人又在房內呼子墨曰：「姊快來怪事……怪事……」子墨急入，其可見其父手持沙票數張，謂子墨

柔雲痛

(九)

頤 頤

張媽正要答話的時候，忽然聽見床前皮箱裏窸窣的一響，趕忙朝外一望，只見一個兵士同他們確立了一個正行，一個果手捧著張媽問道：「道爺，這不是你們管門廳爲甚麼不聲不響的走到這裏來，那些上意小的長官的命，吩咐在這裏監視……」那兵士說到這裏，又改口道：「小的在這裏伺候太太和姨太太。」太太和姨太太的說話，小的都已聽見，本來不敢闖進上房來的，因爲小的有責任關係，然太太和姨太太有個長短，小的吃罪不起的。照小的意思，還是勸太太和姨太太把殍死的一條命，取收了起來，能有小的在這裏伺候，斷乎不敢讓太太和姨太太的張媽，道死不死與你們

指頭搓成了一粒粒和瓜子的彈子。
阿香全神注射，相中的人一粒粒的彈子。
去祇彈得樓下的人一個個揩淚洗眼。
雲海案開後，燕子窺門，秋影影臨窗，無縫有水到渠。
雲溪子通爲秀。

日富翁之

客棧
効渠

蘇小鄉親錄

沈老五江下女兒也家小康花貌雪
膚南星橋一帶惟爲翹楚及笄而嫁
乃翁一武弁充江干汛地官馬椅洋

麵彈記
(王景山)

西太原府要算全省精華所萃了。最闊的除了大南門的妓院外要算承泰廟和第一台的戲院在山西地方。

鏤冰館楹聯

雪衣

魚光

利鴻有島附近每深千八百米突以
有一種身具光力之魚其光大如聚
燈蓋深海之中無光不透魚非此

自由伸長之人

近倫故有人名略拉應者其人容顏
 體與常人無異然此人能將身體自
 伸長此人平時生長五尺九寸又四
 之三者伸長時能增長七寸半其伸
 時較平常之手長出八寸伸足時走
 他足長四寸餘其頭亦能伸長二十
 能伸長且無痛苦且其筋骨亦全
 維艱降治罔效失意
 令狼狽逃亡失意
 撲克牌九連貫達日富而一色偶而佔
 勝得意……傾家蕩產告貸無門賣妻
 認子潦倒終身失意
 走馬章台芳華柳巷倚紅偎翠花天酒
 地得意……病染花柳垂中楊梅行步
 維艱降治罔效失意

談談一個女明星的崑曲

上座燈一亮，女明星早花枝招展的走了出來，廬山面目經他

不亦快哉

青風雨愁悶不堪一覺醒來忽聞隔
簾花聲推衾起坐觀滿窗晴日花影
疎不亦快哉

得意·失

利爭權逞兵騎武地盤既得私囊亦得意……楚歌四面部下倒戈通緝下狼狽逃亡失意